

《有趣的自述》中埃奎亚诺多重选择主题下的种族伦理内涵

The Racial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Equiano's Multiple Choices in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梁小梅 (Liang Xiaomei)

内容摘要: 在《有趣的自述》中，埃奎亚诺做出三重关键伦理选择：与白人海员团结一致以共同应对海上危险；作为英国战士参与英法海战；通过勤勉工作而非逃跑的方式获得自由。埃奎亚诺为获得个人自由做出的一系列选择由当时的政治文化因素引发。过度接受白人优越而黑人低劣的殖民伦理规训是左右他做出这些伦理选择的根本原因。他的三次选择，表面上是其通往自由的关键节点，实际上却在无形中强化并维护了殖民伦理秩序的合法性。

关键词: 《有趣的自述》；埃奎亚诺；黑人水手；种族伦理内涵；伦理选择

作者介绍: 梁小梅，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流散文学。

Title: The Racial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Equiano's Multiple Choices in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Abstract: In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Equiano makes three pivotal ethical choices: forging solidarity with white sailors to collectively confront maritime dangers; serving as a British warrior in the Anglo-French naval battles; and securing his freedom through diligent labor rather than escape. These decisions,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orces of the time, reflec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olonial ethical discipline, which upheld white superiority and Black inferiority. This internalized colonial ethic fundamentally informed Equiano's decision-making. While these choices appear as critical milestones on his journey to freedom, they inadvertently reinforce and legitimize the colonial ethical order.

Keywords: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Equiano; black sailor; racial ethical implications; ethical choice

Author: Liang Xiaomei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diasporic literature (Email: liangxm075@nenu.edu.cn).

埃奎亚诺 (Olaudah Equiano) 的《有趣的自述》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Written by Himself, 1789*) 以鼎盛时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背景, 讲述了黑人奴隶埃奎亚诺在争取自由的历程中进行伦理选择的故事。黑奴流散者埃奎亚诺做出对白人言听计从的伦理选择映射了黑人奴隶在追寻自由时对白人殖民伦理标准的内化。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 也是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进行伦理选择的关键。¹ 埃奎亚诺的《有趣的自述》创作与发行正值英国废奴运动的高涨时期。受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奴隶贸易的道德正当性, 其中威廉·威尔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和格兰维尔·夏普 (Granville Sharp) 等人积极推动废奴运动。彼时, 越来越多的废奴作品接连问世, 黑奴们也通过书写悲惨经历以控诉奴隶制的不公。这一政治伦理环境为解读埃奎亚诺做出的伦理选择提供了必要依据。

研究者多莉 (Laura Doyle) 高度赞扬这部自述: 埃奎亚诺“隐晦地逆转了贝恩和笛福的操作方式。在这部作品中, 非洲奴隶的故事为英格兰-大西洋作家进入历史提供了切入点” (184)²。国外学术界对《有趣的自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埃奎亚诺的文化身份问题上, 例如, 杰拉尔丁·墨菲 (Geraldine Murphy) 将埃奎亚诺称为“持不同意见的殖民主义” (553) 的“意外旅行者” (551); 而路易斯 (Louis Rolingher) 则主张埃奎亚诺具有多重身份——英国人、伊博人、非洲人以及这些身份包含的其他身份。³ 然而, 现有研究忽视了埃奎亚诺多重伦理身份背后的伦理选择及其动因。埃奎亚诺在通往自由的关键节点上所做的伦理选择暗含白人对黑人奴隶的殖民伦理规训。在自述中, 面对海上突发灾难, 身为海员的埃奎亚诺做出与白人互相协助的伦理选择。这是埃奎亚诺生本能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英法战争中, 海员埃奎亚诺以英国人身份与受爱国主义驱使、暂时搁置种族歧视的英国白人, 共同投身于保卫英国国家利益的事业, 形成超越种族界限的海上战争联盟。随着战争的结束, 白人奴隶主回归殖民伦理, 误以为通过为英国赢得战争便可获得自由的埃奎亚诺被再次贩卖, 导致跨种族战争联盟的错位与瓦解。在下一任主人金先生身边为奴时, 埃奎亚诺面临是否要逃跑的伦理选择, 最终他选择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自由。埃奎亚诺做出的三重关键伦理选择, 究其本质是他内化了白人殖民文化的伦理标准, 通过顺从殖民伦理秩序与勤奋工作来实现自由的愿望。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3 参见 Louise Rolingher, “A Metaphor for Freedom: Olaudah Equiano and Slavery in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 (2004): 88-122.

一、海员的生存伦理

在《有趣的自述》中，埃奎亚诺探讨了面对海洋灾难，黑人奴隶如何生存以及为何选择与白人水手团结一致等问题。在海上这一特殊的伦理环境中，白人水手的伦理地位与黑人奴隶埃奎亚诺近乎相同。船上所有的水手面对海上危险时，只有跨越种族界限，遵守着同命运共患难的生存伦理才能得以幸存。

《有趣的自述》中，与陆地不同的海上伦理环境是黑人奴隶与白人水手选择遵守海上生存伦理的直接原因。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分析作品需要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以揭示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¹正是在海上这一特殊伦理环境，自述中人物的伦理选择受到影响。波塞特（W. Jeffrey Bolster）指出“航海为黑人和白人工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地位和特权。白人海员在白人社会中最边缘化的人群之一，而黑人海员却能够获得大多数奴隶无法享有的特权、见识和财富”（36）。当埃奎亚诺作为一位海员在船上生活时，埃奎亚诺描述道：“我现在的境况较之前好多了，我可以躺在帆布上，有充足、可口的食物饮品，船上的人在差遣我时都很随和，与我之前见过的白人完全不同”（32-33）²。

在18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这一背景下，从事海员工作的白人与黑人水手的地位相近已是不争的事实。1795年6月16日，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英国三大奴隶贸易港口之一的布里斯托码头的一家咖啡屋内发表关于废除奴隶贸易的演讲。尽管柯勒律治此番演讲的目的是废奴，但其更为关注奴隶贸易为英国下层人民带来的痛苦。他以白人水手作为英国劳苦大众的代表，对当时吸纳白人船员的政策与方法 and 白人船员的艰苦环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加以道德谴责。³另外，在船上的白人水手还面临着情境性的“奴役”（situational “slavery”）。对此，18世纪末曾有一位叫威廉·雷（William Ray）的纽约人曾感叹道：

一些奴隶可能欢呼独立
或在歌唱监狱里的自由
他比我们更有礼貌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本文有关埃奎亚诺的《有趣的自述》的引文均来自 Equiano, Olaudah,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London: Dodo Press, 2007)。以下引文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3 参见 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le Coleridge*,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1-252.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束缚在海上。(Bolster 70)

1815年以前，白人水手常常被和黑人奴隶一视同仁对待。水手们像商品一样被商船船长们随意交易，其中一些“麻烦制造者”极有可能被发配到英国海军。波塞特指出：“海军部法典并不是唯一将海员单独列为与奴隶类似的特殊待遇的法律。从马萨诸塞州到巴巴多斯的地方法律都试图确保海上劳动力的定期和可控制的供应，并加强水手对船长的从属地位。有关海员的法规与针对奴隶的法规非常一致”（73）。埃奎亚诺就曾目睹“我们获准到甲板上时，见到他们在前桅旁前用一条粗大的绳子无情地抽打一个白种男人，后来他就死了。他们把他扔在一边儿，就像处置畜生似的”（26）。足以见得，当时的法律法规完全无视白人水手的伦理诉求，并将他们贬低到与黑人奴隶相同的伦理地位。同时期著名思想家塞米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指出水手的艰辛：

商船水手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水手们不得不忍受狭窄、压抑的居住环境，以及通常既腐烂又稀少的“食物”。他们经常遭受毁灭性的疾病、致残的事故、船只失事和过早死亡的威胁。他们还面临来自军官的严酷甚至致命的纪律处罚。而他们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劳动所得却微乎其微，因为和平时期的工资低廉，且支付中欺诈行为频繁。（Rediker 258）

船上的生存危机将水手们的命运紧密相连，迫使他们遵守共命运、同患难、团结互助的生存伦理。弗洛伊德指出生本能，即“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恐惧和求生出于人的本能”（王先霏 王又平 186）。但是，在同一艘船上的海员的生命被捆绑在一起，面对海上灾难，即使是“生本能”发挥作用，任何人也无法独善其身。生存伦理是埃奎亚诺等海员面对海上灾难，在“生本能”这一原始本能基础之上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在面对大海的严酷考验时，海员们无论种族，必须跨越身份和种族界限，以遵守团结互助的生存伦理来共同应对威胁。埃奎亚诺在他的自述中描述了在西印度群岛遭遇极端恶劣天气和怒海狂波时的险境¹等海上经历。要在极端的海上环境中生存，只有跨越种族的合作与团结才是解决之道。

在艰难的海上环境中，不同种族的海员选择跨越种族壁垒，遵守生存伦理。在“那慕尔号”上，埃奎亚诺结识了美国土著人理查德·贝克。两人变得形影不离，埃奎亚诺这样描述贝克：“我上船没多久他就待我好过别人，特别关照我，因此我也非常喜欢他。后来我们变得形影不离，两年内他不知帮

1 参见 Olaudah Equiano,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London: Dodo Press, 2007, 85.

了我多少忙，一直陪着我，还处处提点我。虽然这个好小伙有不少奴隶，但我俩还在船上吃了不少苦头，我俩依偎在对方的怀中，挨过了很多个痛苦的夜晚”（34）。

除了好兄弟贝克，负责船长起居饮食的丹尼尔·奎恩同样如此。奎恩教埃奎亚诺剃须、打理头发，读《圣经》，还为“我讲解许多理解不了的篇章”（58）。埃奎亚诺将传授自己技能的奎恩视若自己的父亲，并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他。贝克对埃奎亚诺的特殊关照，以及埃奎亚诺对贝克的感激与喜爱，构成了以友谊为核心的生存伦理。而奎恩不仅在物质上支持埃奎亚诺，更在精神上为他传授知识，成为其生活的榜样，弥补了他生命中缺失的“父爱”。埃奎亚诺与奎恩的相处，体现了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生存伦理。他们与埃奎亚诺之间的深厚情感充分展现了生命的追求和对彼此生存的需要，这种需求和追求让他们超越了种族障碍，使得他们能够共同面对海上的孤独与艰难。

在《有趣的自述》中，埃奎亚诺等海员能成功构建跨种族海上战争联盟，除了不同种族的水手们面对长期突如其来的危险不得不遵守的生存伦理外，还有黑人奴隶水手已将自己视为英国臣民的一员这一因素。当埃奎亚诺等黑人水手面对来自法国战舰的进攻时，他们在生死一瞬间感受到生存伦理和爱国主义伦理的合力。埃奎亚诺等黑人水手面对法国的进攻，即刻由英国商船上普通的水手变身为与白人水手同一身份的英国保家卫国的战士。他们吴越同舟，共同为英国而战。

二、黑奴战士的爱国伦理意识

埃奎亚诺代表了数以万计在英法七年战争中为英国作战的黑人奴隶。英国通过利用黑人奴隶追求自由的伦理诉求，引导埃奎亚诺等人参与战争。《有趣的自述》展现了作为英国士兵的埃奎亚诺，忠于英国，承担起保家卫国的伦理责任。尽管无法获知埃奎亚诺的英国国民身份是否得到官方的承认，但通过埃奎亚诺在海战中为英国赴汤蹈火的表现可以看出，埃奎亚诺本人已经认定自己具有英国国民的伦理身份。他与其他士兵共同为英国而战，在英法战争发生前，进行时和结束后表现出身为一位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埃奎亚诺之所以做出在英法战争中维护英国利益的伦理选择的原因有二：一是埃奎亚诺当时效忠于他的主人帕斯卡，后者在战争期间被任命为战舰那慕尔号的第六中尉。《有趣的自述》明确指出，埃奎亚诺在“1757至1762年间跟随帕斯卡”（张陟 231），正值英法战争的关键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埃奎亚诺作为一名奴隶，参与战争并非出于自愿选择，而是由于与主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他为英国效力并非主动的民族认同，而是他作为奴隶的身份的必然结果。二是埃奎亚诺在战争中表现的爱国之情源于他对自由的期望。早于《邓莫尔宣言》（*Lord Dunmore's Proclamation, 1775*）之前，欧洲白人统治者往往

通过口头许诺自由，诱使黑人奴隶为他们在战争中厮杀。¹埃奎亚诺也正是被这样的承诺所误导，误将英国的胜利与他自身的解放画上等号，并时刻憧憬着战争胜利后获得自由的美好未来。

埃奎亚诺在整个战争期间持有的“英国人”身份表征了黑人奴隶对英国的爱国伦理意识。首先，埃奎亚诺因为能被英国允许参与英法海战表现出激动的心情；在战争期间，“英国战士”埃奎亚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任务；在战争结束后，对英国的胜利感到无比欣慰。埃奎亚诺作为英国士兵承担起保家卫国的伦理责任。尽管无法确切得知他的英国国民身份是否得到了官方承认，但从他在海战中为英国奋不顾身的表现来看，埃奎亚诺已自我认同为拥有英国国民伦理身份的人。他与其他士兵并肩作战，在英法战争之前、期间及其结束后，展现出作为一名英国人的强烈民族自豪感。

在《有趣的自述》的第四章中，埃奎亚诺为读者交代了自述发生的历史背景，“当我来到斯皮特黑德（Spithead）时，我发现我们将与一支大型舰队前往地中海。舰队已经准备好出海，我们只等候海军司令的到来。不久他就上了船。大约在1759年春初，我们起锚出发，驶向地中海（……）”（47）。据此可以推断，埃奎亚诺亲历了1756-1763年间的英法战争。在该自述的第三章与第四章，埃奎亚诺详细呈现三次规模庞大的战役，即“围攻法属加拿大的路易斯堡战役、在葡萄牙海岸截击法军军舰的战斗以及在法国基伯龙港附近的海战”（张陟 232）。

首先，埃奎亚诺对即将参与的海战表现出积极且热切的态度。1759年初春，“那慕尔号”当时正在斯匹德角停泊，准备迎接海军副将波斯考文（Boscawen），共同前往路易斯堡的远征。波斯考文的到来被埃奎亚诺如此描述：“这位勇敢的海军副将的旗帜被悬挂在船上，蓝色的旗帜在主桅上。为了这次远征，有一支由各种各样的战士组成的强大舰队，我希望很快就能有机会参加一场海战”（40-41）。根据埃奎亚诺对波斯考文副将到来的盛况描述可以看出，他对参加英法海战表现出了极度的亢奋和渴望。勇敢的海军副将形象，船上高高悬挂的蓝色旗帜等景观无疑激发了埃奎亚诺的爱国情怀和战斗热情。埃奎亚诺的热情和决心彰显了他已决定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胜利而全力以赴。

在海战中，埃奎亚诺树立了忠于英国，英勇作战与无私奉献的道德形象。在1759年的拉各斯湾第二场海战中，埃奎亚诺亲眼目睹了战友在激烈战斗中惨烈牺牲。面对“被撕成碎片，当即毙命”的无数战友，埃奎亚诺在关键时刻依然坚守岗位，负责“为靠近船尾的枪支运送火药”（51），无畏生死，迅速完成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奎亚诺关于此次海战的描述中，他一直使用“我们”（we）这一字眼，“我们”这一词该部分中出现了将近30次。在

1 参见 Ira Berlin and Ronald Hoffman,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83, 233.

描述海战的残忍性时，埃奎亚诺将不同种族的战友都称之为“同伴”并多次使用这一词语。不管是埃奎亚诺对“我们”还是“同伴”等词的使用，都无疑模糊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肤色和种族的界限。同时如此所做也拉近了黑人叙述者与白人读者之间的距离。人物的伦理身份还包括“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导论》263）。跨种族战争联盟因战争将黑人斗士与白人战士凝聚在一起。在此期间，埃奎亚诺将自己的生死置于一旁，以“英国人”的伦理身份为英国抛头颅、洒热血，积极对抗法国，并赢得战争。

英法战争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埃奎亚诺爱国主义情感的顶点，更使他对英国的文化伦理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1762年11月，“那会儿我们听闻许多有关和平的谈论”（58）。埃奎亚诺使用了“喜出望外”、“我们欢呼着”、“以各种各样表现喜悦的方式庆祝”和“船上的每个角落充满欢笑”（58）等洋溢着喜悦的词汇。诚如里根（Shaun Regan）所言，这本自述“并没有批判支撑着英国商业帝国的殖民奴隶制，而是在语气上带有必胜主义色彩，为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战胜法国而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些年里，埃奎亚诺形成了一种爱国的‘英国人’或英国人的认同感”（240）。

英国获得胜利原本可被视为凝聚跨种族联盟的契机，然而，英国白人持有的白人种族优越而黑人种族低劣的伦理观念严重阻碍战争联盟的有效运作。英法战争以英国作为战胜方宣告结束，与埃奎亚诺一样曾为英国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爱国战士们欢呼雀跃。埃奎亚诺回忆道：“12月初，我们奉命前往伦敦领报酬，这令我们喜出望外。我们欢呼着，以各种各样表现喜悦的方式庆祝。船上的每个角落充满欢笑。在这种场合下，我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58）。然而，在喜悦的下一刻，埃奎亚诺与英国白人建构的战争联盟因其主人对埃奎亚诺的再次转卖直接发生“错位”。埃奎亚诺的主人以“我想离开他”（59）为借口，将埃奎亚诺视作物品随手卖给詹姆斯·多伦船长。尽管当时的埃奎亚诺奋起反抗并且做出“我是自由的，依照法律我不能这样对我”（59）的伦理批判。主人依旧将埃奎亚诺转卖给多伦船长的行为暗示了埃奎亚诺寄希望于海上战争联盟以摆脱自己奴隶身份伦理愿景的破灭。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埃奎亚诺本以为自己会因此获得自由且终结奴隶的伦理身份，然而这只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最终被转手卖于下一位主人，“我的主人与船长爽快成交后，走出船舱，他和随行的人乘小艇离去。我用心痛的眼神尽力目送直到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外。我倒在地上，悲伤，痛苦，内心几欲裂开”（61）。

三、埃奎亚诺的种族伦理规训

《有趣的自述》通过展现埃奎亚诺为获得自由所做的伦理选择意在传播

和巩固白人的殖民伦理规训。文学“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样达到教诲、奖励和惩戒的目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欧洲殖民者通过利用《有趣的自述》中埃奎亚诺面对自由做出的伦理选择，以实现其对其他黑人奴隶进行殖民伦理规训的目的：这本自述的出版对数以万计的非洲流散同胞进行道德教诲，使他们顺从殖民伦理秩序，接受黑奴作为从属群体的伦理地位。主人金先生反复向埃奎亚诺灌输“黑奴应当诚实”的伦理教诲。在埃奎亚诺面临逃跑机会时，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与被植入的伦理观念产生冲突。通过强调诚实与忠诚，主人成功将白人的道德框架植入到埃奎亚诺的行为与思想之中。在主人反复的考验下，埃奎亚诺表现出对白人伦理的顺从，尽管其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仍在挣扎。他的伦理选择体现了白人文化对黑奴道德成长的期待，最终使他成为殖民伦理规训的道德典范。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拉威克（George P. Rawick）指出，“鞭打不仅是一种惩罚手段，也是让奴隶们意识到他们身份的有意识工具；这是一种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在我们成功防止奴隶逃跑的情况下”（59）。与大多数奴隶主通过身体惩罚控制黑人奴隶不同，埃奎亚诺的主人金先生采取了另一种规训方式。他反复强调“诚实”，使这一道德观念融于埃奎亚诺的思想中，以此达到对其控制的目的。金先生通过道德说教来塑造埃奎亚诺的行为，使他在面临追求自由的机会时，陷入忠诚与逃跑之间的伦理困境。金先生对埃奎亚诺进行道德训诫不仅是为了维持奴隶对主人的顺从，也是通过道德手段进一步加强对黑奴思想的控制。

埃奎亚诺的伦理困境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一直以来寻找逃跑机会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二是对主人金先生诚实并遵从主人的决定。逃跑可以被视为一种本能的、求生的反应。逃跑本质上是追求生存和自由，是一种自由意志驱动的行为。黑奴为了摆脱奴隶主的压迫，选择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来获得自由，符合兽性因子中的自我保护和求生冲动。而黑奴选择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积累金钱的方式赎买自由，则由人性因子主导。黑奴通过理性思考权衡利弊，并试图在种族伦理秩序认可的范围内获得自由。在埃奎亚诺的前任船长以其打算逃跑为由，将埃奎亚诺追求自由幻想的火苗随即掐灭，并把他卖给另一个奴隶主的痛苦事实之后。面对这样的前车之鉴，埃奎亚诺是否要坚守对主人的诚信，使他内心的折磨和伦理道德的拷问。

埃奎亚诺作为主人花钱购买来的奴隶，尤其是金先生对埃奎亚诺的倾心栽培下，理应诚实守信，报答主人。然而，作为一个被在非洲绑架贩卖到陌生白人世界的黑人来说，不想从主人的手里逃脱，重获自由之身是不可能的。在埃奎亚诺成为奴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通过逃跑获得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脑海里想的全是自由，每时每刻都在琢磨怎么才能得到自由”（84）。埃奎亚诺的伦理困境是由他的伦理悖论造成的。具体来说，在获得自由的选择上，埃奎亚诺对主人的忠心耿耿和在合适机会下逃跑，选择这两种的任何一

个，就意味着对另外一种产生伤害，这使埃奎亚诺深深陷入到伦理悖论中。在这种情况下，埃奎亚诺做出如下打算，“如果不受虐待，我并不打算逃跑。假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会开船，我就能用单轨船逃跑。我们的单轨船是西印度群岛速度最快的。有很多人想加入我。如果我必须做这样的尝试，我计划逃到英国”（87）。

这两种道德力量的极力冲撞具体表现在埃奎亚诺提到的那次“绝佳”的逃跑机会：

有一次我们在瓜德罗普岛，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要驶往法兰西，但水手不够数。他们开出每人15到20磅的酬劳跑这趟船。他们挺看重我的，想让我一道去，如果我愿意去，他们发誓会保护我。船队第二天启程，我敢肯定那时我将安全抵达欧洲。但是，我家老爷很善良，我不会离开他。而且谨记那句老话，“做人以诚信为本”，因此我忍痛没有和他们同去。（87）

主人金先生怀疑埃奎亚诺有逃跑的想法时，当面质问埃奎亚诺，埃奎亚诺不仅解释自己没有逃走的必要性，还敢于质问同行的船长是否发现他有一丝逃跑的迹象。“给人物设置伦理困境是为了对人物进行道德考验”（徐彬68）。《有趣的自述》中埃奎亚诺向读者展示了几次自己所面对的道德考验。前任船长发现埃奎亚诺刚刚燃起渴望自由的火苗后，冷酷绝情地将他卖给下一位主人，他心中痛苦万分，哀叹“我是船上的一个囚犯，如今已毫无希望了！我以难以形容的悲伤，双眼游离在陆地上，不知道要做什么，绝望地不知道要如何自救”（64）。尽管如此，埃奎亚诺放弃可以逃跑的机会，恪守道德底线，成功通过主人金先生设置的道德考验。在通过考验后不久，埃奎亚诺得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自由。

经受了伦理困境和道德考验的埃奎亚诺，成为了白人文化中的美德典范，为当时受困于奴隶制、渴望自由的黑奴们树立了“道德劝善”的榜样。伦理选择是对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不仅要求人克制自然意志，加强道德修养，而且也要求人在伦理选择过程中获取教诲，提高道德认知水准和正确选择的能力。¹作为“毫无疑问在两个世纪中激励了成千上万的非洲流散同胞”（金莉71）的跨大西洋黑奴流散自述，《有趣的自述》通过描述埃奎亚诺做出伦理选择的经历向其他黑人奴隶灌输白人殖民伦理教诲。在从奴役之躯变为自由之身的艰难历程中，埃奎亚诺始终强调“诚实是上上策”（87）。换句话说，埃奎亚诺通过《有趣的自述》对黑人传达了白人文化伦理中的道德劝解，并通过自己的经历证明，即使在最严峻的困境中，也需要坚持白人所倡导的伦理原则才能获得自由。

《有趣的自述》作为跨大西洋黑奴流散文学中的代表作，被康斯坦佐

1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Angelo Costanzo) 誉为“19世纪奴隶叙事的原型”(6)。该作品揭示了埃奎亚诺在追求自由的伦理选择过程中,遵循并内化白人的殖民伦理,且成为了白人殖民文化中的“道德典范”。他的经历和自述虽然展示了个人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坚韧与毅力,但也反映了他对殖民统治道德框架的接受和认同。埃奎亚诺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殖民统治者的道德观念,表明即使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受压迫者也可能被迫采用压迫者的价值体系,从而无意维持了这种不公平的权力结构。埃奎亚诺通过他的伦理选择,展示了殖民伦理如何塑造并控制被殖民者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维持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Works Cited

- Bolster, W. Jeffrey. *Black Jacks: African American Seamen in the Age of Sail*.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9.
- Brumwell, Stephen. *Paths of Glory: The Life and Death of General James Wolfe*.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6.
- Costanzo, Angelo. *Surprising Narrative: Olaudah Equiano and the Beginnings of Black Autobiograph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 De Bruyn, Frans and Shaun Regan, eds. *The Culture of the Seven Years' War: Empire, Identity, and the Art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Toronto: U of Toronto P, 2014.
- Doyle, Laura. *Freedoms Empire: Race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tlantic Modernity, 1640-1940*. Durham: Duke UP, 2008.
- Equiano, Olaudah.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London: Dodo Press, 2007.
- 金莉:“西方文论关键词:奴隶叙事”,《外国文学》4(2019):66-77.
- [Jin Li. “Slave Narrativ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9): 66-77.]
- Linebaugh, Peter and Marcus Rediker.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 Boston: Beacon Press, 2000.
- Rolingher, Louis. “A Metaphor for Freedom: Olaudah Equiano and Slavery in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 (2004): 88-122.
- Murphy, Geraldine. “Olaudah Equiano, Accidental Tourist.”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 (1994): 551-568.
- Rawick, George P. *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 Rediker, Marcus.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s and the Anglo-American Maritime World, 17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7.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徐彬编：《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Xu Bin, e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f English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20.]

王先霈、王又平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Wang Xianpei and Wang Youping, eds.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erms*.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张陟：“奥劳达·埃奎亚诺《生平自述》中的海洋与自由”，《外国文学评论》1（2021）：212-238。

[Zhang Zhi. “The Ocean and Freedom in Olaudah Equiano’s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21): 212-238.]